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中国古代传奇小说选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中国古代传奇小说选

选编 临水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 - 204 - 06840 - 8

I . 学… II . 刘…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64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序

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的。

大概是受了元稹《传奇》即《莺莺传》的影响，宋代话本及诸宫调等曲艺中，把写人世爱情的题材称为“传奇”，这是故事题材分类的名称。

唐代传奇源于六朝怪志，最兴盛的时期是在中唐。如今所见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记》。

自德宗建中年始，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传奇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传奇的艺术性；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包括神异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出现了《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优秀的作品。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搜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

《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

在选编本册小书时，我们增加了宋代的两篇传奇——《李师师外传》和洪迈的《侠妇人》，以期读者能较全面地了解古代传奇小说的概貌。

目 录

佚 名

白猿传..... (1)

陈玄祐

离魂记..... (4)

沈既济

枕中记..... (6)

许尧佐

柳氏传..... (9)

李景亮

李章武传 (12)

李朝威

柳毅传 (17)

蒋 防

霍小玉传 (27)

李公佐

南柯太守传 (34)

白行简

李娃传 (42)

陈 鸿

长恨歌传 (50)

元 稹

莺莺传	(54)
薛 调	
无双传	(62)
杜光庭	
虬髯客传	(68)
裴 铏	
昆仑奴	(73)
聂隐娘	(75)
佚 名	
李师师外传	(79)

佚 名

白猿传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蒯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纥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其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峻，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为雨侵濡，犹可辨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扞萝引绠，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迴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慢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

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纔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纔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常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傍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诸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搜其藏，宝器丰积，珍馐盈品，罗列案几。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

人三十辈，皆绝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歛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需无不立得。然其状，即猥獮类也。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若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汎澜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

纥即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犹有知其家者。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

陈玄祐

离魂记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僚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於船，连夜遁去。

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

既至，宙独身先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

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鎰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鎰。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

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鎰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沈既济

枕中记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弊褻，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翁曰：“观子肤极腴，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亩，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为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

颂德。迁汴州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番新诺罗、龙莽布攻陷瓜沙，节度使王君奭与之战于河隍，败绩。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纪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谓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驩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生有五子：1尊、1倬、1俭、1位、1倚。1尊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凡两窜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序，过蒙荣奖，

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战兢。日及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沈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垣，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寔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驃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灸，为余自爱。燕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

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旁，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骤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良久谢曰：“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